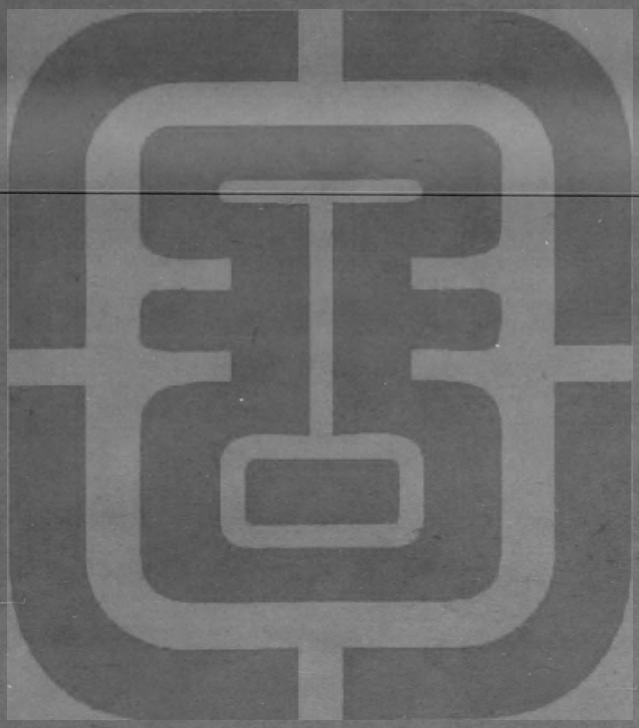


甲



三十

傳卷第二十九

元史一百四十二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詹即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壽寧奉

勅

答失八都魯

答失八都魯曾祖紐璘祖也速答兒有傳答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答失八都魯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南陞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既平江

陵峇失八都魯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時賊
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
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
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由
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戮
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腰斬之賊自是閉門不復出峇
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
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
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
城縣尹拊循其民以賦軍饋城中之民受圍日夕夜

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峇失八都
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
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
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
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峇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
上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
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安
陸沔陽峇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
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

荆門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
數十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僞將趙明
遠木驢寨陞四川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
復峽州三月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玉樞虎兒吐華代答失八都魯
守中興荆門且令答失八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
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
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命答失八都魯就營
領太不花一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宜行事六月
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

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
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孛羅帖木兒相失劉
哈刺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羅帖木兒歸之
復駐汴梁東南三月堙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于太
康遂圍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三月朝廷差脫歡知院來督兵答失八都魯父
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酉大戰數合答失八都
魯墜馬孛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
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
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偪太康

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鄂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僞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孛羅帖木兒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理麻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荅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荅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孛羅帖木兒別有傳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幹羅思皆封益國公慶童早以勲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衛授太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爲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

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
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
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
盜起汝穎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鈔山廣
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
旅魯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
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振之省治
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
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
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橐之屬咸

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
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童
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
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平
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
關鈞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
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
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
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
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爾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

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識帖睦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饒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珎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

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
宣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
速從太師脫脫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脫脫用也
速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困莫能支也速
又攻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
事繼又領軍從父太尉月闕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
豐即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
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
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陞

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
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
擊之復勝兗二州及費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
遂斲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
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陞知樞密院事討莆臺賊杜黑
兇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
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
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
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千匹於
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改行省

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也速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賊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既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滦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

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降于叅政徹力帖木兒爲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也速退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與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

攻大寧為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也
速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
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
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
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為立石頌其勲德二十四
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有怨
遣兵犯闕執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
月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
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
於昌平而孛羅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也

速一軍皆無鬪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
于太原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城為中書右丞相語具
孛羅帖木兒傳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
木兒謀清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
王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
禿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
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木兒部將竹真貌
高等也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謂孛羅帖
木兒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
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軍

三百八十三
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伯顏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伯顏不花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兒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不花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誅二十七年詔以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

大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刺章曰同

達等禦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祖父累立戰功爲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詆其奸帖木迭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嚴法者多所全脫天曆二年拜中書右丞尋陞中書平章政事出爲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以知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守上都

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爲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參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寘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

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賊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豈易及邪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

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爲溫言慰解之且爲有壬爲能言有壬聞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在座曰參政坐無多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徹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

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止如此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史普化誚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遂移疾不出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徹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辨其罪可依寒食國公追封王爵定謚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麟

納麟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用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朶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恃紕劾之

元史傳卷三十九
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曆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奸去蠹吏畏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南昌歲飢江西行省難於發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乞致

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即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

軍馬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門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壩下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史左荅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軍和州納麟遣使求援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鄒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麟疾納麟喜即以其故聞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濱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敗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

紹興復以納麟爲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非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疾口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傳卷第二十九

傳卷第三十

元史一百四十三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

之既長益篤于學蜀儒張頴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
質以疑義數十頴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
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
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
裨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
雖有懷姦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
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
獻百拜之義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
是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
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

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
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
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今亡何姦臣復相左遷
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既死
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
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
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曆元年召爲燕王內尉
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
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

史歷徵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徵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

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躉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嘗預脩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驛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夔夔

夔夔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
祖從征有功夔夔幼隸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脩
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
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
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
兵部郎中轉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
少留目改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
廉訪副使未上遷秘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
司郎中遷集賢直學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
禮部尚書監群玉內司夔夔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

坊咸誅本部遇公讌衆伎畢陳夔夔視之泊如僚佐
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尚書監群玉內司如故
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
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陞侍書學士同
知經筵事復陞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
浙西廉訪使復留爲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
文監先是文宗勸精圖治夔夔嘗以聖賢格言講誦
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
夔夔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

禮夔夔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揚旨意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夔夔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于帝曰

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己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夔夔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夔夔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

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存
設如初就命夔夔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
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夔夔從容爲帝言古
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
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
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
實由夔夔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
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
請爲之下詔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
汎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

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
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
御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
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
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
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
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
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
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
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
視也達官色慙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
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負近臣欲
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
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巘巘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
疾卒寔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
以爲歛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
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巘巘善真行草書識者
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
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

衛擢太常寺少卿寺改爲院爲太常院使武宗正位
以藩邸舊臣出使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
廉訪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
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
尉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
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駙馬平章家奴
強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薦爲
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議中書以議定刑
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廷議漕運事奏減糧數
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廉訪使未上

陸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夔夔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壁云夔夔子維山村質清幼侍禁廷起崇文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自當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舁至其家醢之置穀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

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爲寃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爲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馳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禿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禿滿迭兒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混河自當徃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于朝河役

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
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負外有悞則罪歸
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
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
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
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
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
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
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
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

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
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
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省使俄改同僉宣政
院事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
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
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
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
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厭其所需
則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
陞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

論附之自當獨不言燕帖木兒問故自當曰太保位
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
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于上
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
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
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爲好事宜出錢募
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爲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
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爲陛下
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

乞刺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
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
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
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
將作院官閭閻之名自當言閭閻爲人詼諧惟可任
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
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
先是自當爲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
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叅議撒迪自當執不可僅以
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資

國用以紓民力時撒迪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于京師所居既而丁母憂居間久之復起爲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爲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魯花赤位令有司強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當即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爲民害者尋召爲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爲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顏者伯顏委自當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鞠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告者罪伯顏怒自當前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獨當之伯顏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行衍在位剛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官爲湖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飢阿榮分其廩祿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

寇起衆皆洩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
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
尋除吏部尚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以疾辭天曆初復起爲吏部尚書尋
叅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進
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
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
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
初阿榮間居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得失見其
會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爲奇男子烈

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曰與常布之士游所至山水
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成敗
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
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
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後復則人材彬彬大出
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
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
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
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
集問何以知之弗荅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

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
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
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
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
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
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
諸將咸服其趨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
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料初襲父官爲兩淮

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
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
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願祖父之爵不敢
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
緝黃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
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
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
者邪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
祚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
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

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
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
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
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
諷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樂見漁父
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
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
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爲文日遠詩亦冲
澹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
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壁其視死
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脩脩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
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
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
孝經一卷行于世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
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二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
慶路總管段謙云

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
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

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脩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嬪毋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

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祕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

屯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
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
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叅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
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
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
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
九年詔秦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
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
脩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
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李羅帖木兒爲

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秦不華諭知賊情狀遷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
國珍寇溫秦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李羅
帖木兒密與秦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李羅
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
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
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秦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
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爾等至黃岩
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琴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
秋月明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爾適夜

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爾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珎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珎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珎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

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珎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珎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槩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珎船泰不華噴目叱之脫起奪賊刃又殺二人賊攢槩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吾璧皆死之泰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已後三年追贈榮
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
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
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
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
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溫潤道勁
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
刺威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

吳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
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
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
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脩撰拜監察御史
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
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
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
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
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策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
三日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

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毋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
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
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
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
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
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瀟山八社土壤沃饒
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
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
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
爲文祈瀟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

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
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
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
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
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
西猶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
謂猶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猶軍有暴
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
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
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

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將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拒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

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元史傳卷三十一
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等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

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摠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楮不華為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

致祭云

傳卷第三十

傳卷第三十一

元史一百四十四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禕等奉勅修

荅里麻

荅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為遼王傳世祖稱其賢從討李壇以勲授山東行省大都督荅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遷回回藥物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荅里麻帥同寅亦憐真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荅

里麻詰問之奮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間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荅里麻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誑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復相以復讎爲事荅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歹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荅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歹復還職行堂縣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

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荅里麻原其未嘗知情即縱之深州民媪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媪年七十同僚議免刑荅里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荅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元年陞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伯顏催督綉段橫取民財宣政院判官朮鄰亦取賂于富僧荅里麻皆

元史卷三十一
二
劾之遷淞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兒哈禿來諭旨求賂不獲還譖于朝召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留守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荅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荅里麻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荅里麻詰其

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荅里麻以爲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荅里麻白鷹以表其貞廉帝嘗命荅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荅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

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事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伯臺氏魯祖貴裕事太祖為管領怯憐口怯薛官祖合刺襲父職事世祖父普蘭奚由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剌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穎讀書強記儼有大志年十二成

宗命與哈剌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魯帖木兒即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剌哈孫欲用為中書蒙古必闍赤輒辭焉哈剌哈孫曰汝年幼欲何為乎對曰欲為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

儀同脩起居注尋爲右司郎中賜坐便殿帝顧左右
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語
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
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
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
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
對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乞失監
以受人金帶繫獄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愬月魯帖

木兒爲御史時誣丞相受賂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
即徽政院推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
帖木兒爲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爲承事郎
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
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
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爲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月
魯帖木兒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
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月
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

阿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月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移置雷州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章政事行省江淞因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爲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尚醞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引僚屬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卜顏鐵木兒

卜顏鐵木兒字珎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個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淞行省平章政事至正

十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
卜顏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為兵
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
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顏帖木兒至
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
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戶普賢奴屯
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閻兒討無為州而自率鎮撫
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為之節度已而
江州弄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威順王寬徹普化

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援諸將皆欲
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
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
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
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發
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
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
縣皆應之卜顏帖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
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寔難今新至疲
弊如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

日諾遂分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泐焚其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詔賜上尊

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木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朶吉祖搠思吉朶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

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
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
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
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
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
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
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
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徭民病
之又起廣樂園多葺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

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
床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
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閤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
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
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
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
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
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
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
汝穎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

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
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
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爲不宜宜受而審
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
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誣鄭
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
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既
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爲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貞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
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

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
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
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
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
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
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
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
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
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
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

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
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
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
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
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
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
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淝亦多故卒
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
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
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蒹
葦編爲木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
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
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
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
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
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
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
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

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
正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入爲
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
郎陞尚書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院
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
皆猶豫未決欲駟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
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刺
章忻都怯來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
年改也可札魯忽赤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

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
衆恃以爲固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
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
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
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
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
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
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
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
年三月

元史傳卷三十一
十一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朝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淞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江淞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淞行省右丞遂陞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斬黃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將兵捍江州旣而土寇蠡起道童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顏不花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柰何有章伯顏左丞者致仕居

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
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
伯顏亦欣然為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
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禿堅里不
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
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即懷省印遁走普顏不
花還與伯顏定為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
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眾來圍城
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眾心翕然而道
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故多

為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童密召死士
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為前鋒又別選
精銳數千為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安因
卜魯哈歹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
因奮擊賊賊驚以為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
掃其餘黨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
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
龍衣御酒及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為江西行省左丞
相火你赤為左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
道童厲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

私匱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糶官米一斗入昏鈔貳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傳卷第三十一

傳卷第三十二

元史一百四十五

翰林學士亞答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兼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修

亦憐真班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恭定初遷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以選為太子家令尋陞資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擢

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爲陝西行省
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
伯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荅里麻而謫置海南及伯顏
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夫盡
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
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羗之寇民
賴以安立石頌之召還爲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提調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御史大夫

知經筵事兼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嘗奏言
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
太師馬扎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既謫居在外時相欲
傾之嗾人告變且扳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
相者孰無閑退之日况脫脫父子在官無大咎過柰
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
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真班
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爲江淞行省平章政
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
賴亮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數進言于時

相不見聽復出為江淞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
行省左丞相於是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
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挺為亂亦憐真班道出
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藍
朶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
千父為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道童以寬容為政軍民懈弛亦憐真班既至風采一
新威聲大振所在群盜咸謀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
疾卒于官所部為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
義同德功臣追封齊王謚忠獻子九人長荅里麻次
普達失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桑哥八
刺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監朶兒只宣政院使桑哥
荅思嶺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嶺北行省參政易納
室理太宗正也可扎魯火赤馬的室理簽書樞密院
事馬刺室理內八府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
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
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耻母
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

元史卷之三十三
三
爲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柰何阨我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刺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修英宗仁宗實錄尋拜監察御史時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藉即抗章劾之語同列曰儻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既又劾奏明里董阿不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䟽會通河隄灤漆二水又

修京東閭歷秘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䟽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時論避之出僉淮東廉訪司事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歷僉河東河南江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朞月用課家賞賚金幣上尊至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丞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

元史卷之三十三
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協謀殫力以定
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
亦陷惠山海牙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
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
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
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
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
有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咸
以令器期之未冠父脫帖穆耳以千戶職戍越因受
業于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鄉
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
而果符其名人以爲異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
仕郎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
子廟既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元
年朝廷立行都水監以選爲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
訪司經歷會廷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召之比
至改集賢待制除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
十四萬石至則第戶產之高下以爲糴之多寡不擾

而事集既而軍餉不給又奉命出糶于江浙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柰盜賊何夫討賊者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糧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賻且起復不應未幾太師右丞相脫脫南征辟從軍事督饋餉饋餉用舒陞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爲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陞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爲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陞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爲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月魯不花疏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

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侵境皆不利
遁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疋僚佐增秩有差
別降宣勅俾賞有功者召還爲詳定使保定民不忍
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月
魯不花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
民多竊出謁拜者改大都路達魯花赤有執政以故
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坐地冒奏與蕃僧爲業者月魯
不花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書會劇賊程思忠據朶
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僞降事覺被擒殺之思忠壁
守遂益堅詔令月魯不花招撫之衆悉難其行月魯

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柰何先計禍福哉竟入
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納降還遷翰林侍講學士俄
復爲大都路達魯花赤入見帝宣文閣有旨若曰朕
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毋弛法或挾
權以干汝於非法其即以聞視事之初帝及皇后皇
太子皆遣使賜之酒有權臣以免役事來謁月魯不
花面斥曰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南行
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
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
不花乃由海道趨紹興爲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

爲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舡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下家奴那海刺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忠肅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開平父曰阿刺不花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謚襄惠達禮麻識理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

元史卷三十三
司事未行留爲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
爲長史明年除中議尋陞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爲
太子家令十八年歷祕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
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
司巡緝事盜逼畿甸人心大恐達禮麻識理能鎮之
以靜民恃以爲安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
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三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
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上嶺東鎮三州以督轉輸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來
爲留守時孛羅帖木兒擁兵京師而皇太子出居于外

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
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塔世帖木兒爲大司農塔
世帖木兒謂達禮麻識理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強臣
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脫吉兒以孛羅帖木兒命屯
兵蓋里泊託腹心於宗王也速也不堅授以金印俾
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瓦吉刺部落
達禮麻識理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孛羅帖木兒復調
帖木兒託忽速哥至上都以守禦爲名事益矛盾達
禮麻識理與之周旋畧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
正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潛通音問于罕哈哈刺海行

元史傳卷三十一
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閑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西手八刺哈赤虎賁司糾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布列鐵播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帖木兒等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翼寧命立上都分省達世帖木兒爲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爲右丞便宜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秃堅帖木兒用孛羅帖木兒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廣備糧餼遠迓大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

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秃堅帖木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副留守秃魯迷失海牙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大戰則龍岡敗之未幾孛羅帖木兒伏誅秃堅帖木兒皆奔潰而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八刺哈赤既而上都分省罷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辭不允明年召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又明年拜太

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荅爾麻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專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既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復引去而達禮麻識理之至事且無可爲者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刺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列傳卷三十三

元史一百四十六

翰林學士雷美知制誥兼修國史吳瀛翰林待制查訥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禧等奉勅修

耶律楚材子鑄附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皆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待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二
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
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瘦得大
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
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
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
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
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久輒曳
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

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
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
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
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
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
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曰可乎楚
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
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
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
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

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
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
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
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頌天下其
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
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
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
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
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
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

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
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
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
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
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
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
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
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
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
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

元史卷之三十三
四
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
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
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
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
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
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
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
以舊怨尤疾之諧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
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
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

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
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
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
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
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
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
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
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
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旣克必殺之汴梁將

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竒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村以林廟地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

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
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
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
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
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
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
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
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
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
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

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
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
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
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
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
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
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
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
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
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

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逆傳明驛券廢政略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旣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

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即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

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

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輿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魯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令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爲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踈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鎖甲及內廐驄馬乙未憲宗崩阿里不哥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脩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徵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脩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爲逆間謀幕僚及黨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淮東宣慰使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謚

文忠

粘合重山子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質烏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爲宿衛官必闕赤從平諸國有功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爲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爲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立中書省以重山有積勲授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爲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

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款附重山降其民三十餘萬取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廐馬十匹貫珠袍一卒贈太尉封魏國公謚忠武十年詔其子江淮安撫使南合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圍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民何罪由是獲免初世祖伐宋軍于汴南合進曰李璿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中書省

事三年遷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其年李璿反益都帝使諭南合曰卿言猶在耳璿果反矣卿宜謹守西鄙對曰臣謹受詔不敢以西鄙為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謚宣昭子博溫察兒知河中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荊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太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伏節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川得開府專封拜

乃立河南道經略司於汴梁奏惟中等爲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穎諸州初滅金時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梃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

歲己未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謚曰忠肅公

列傳卷第三十四

元史二百四十七

翰林學士亞平夫知制誥蕭修國史梁灑翰林符制承直郎蕭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張柔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柔聲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中都經畧使苗道潤承

制授柔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道潤表其才加昭
毅大將軍遙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
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繼而道潤爲其副賈瑀
所殺瑀遣使以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
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
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移檄道潤部曲會易
州軍市川誓衆爲之復讐衆皆感泣適道潤麾下何
伯祥得道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經略使事
事聞加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畧
使行元帥事戊寅國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戰於
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衆降太祖還其舊職得以便
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賈瑀於
孔山誅瑀剖其心祭道潤瑀黨郭收亦降盡有其衆
徙治蒲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數
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獲州佐甄全
仝慷慨就戮柔義而釋之且升爲守使將部曲以從
已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進拔郎山祈陽曲陽諸城寨
聞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與仙將葛鐵鎗
戰于新樂流矢中柔頷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
千級擒藁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蒲城柔

登城拒戰復爲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張柔矣柔不爲動開門突戰皆敗走略地至鼓城單騎入城喻以禍福城遂降又敗仙於祈陽進攻深澤寧晉安平克之分遣別將攻下平棘藁城無極藥城諸縣關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貍等寨相繼降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戰輒勝方獻捷于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軍叛逐其守盧應妻子據西山馬頭寨柔聞之即棄輜重還出奇計破其寨而誅叛者歸其妻子加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拔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孱赤台數凌柔柔不爲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向被執而降今委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經略使固安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爲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以還乙酉真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使來求援柔遣驍將喬惟忠等率千餘騎赴之與仙戰敗之遂分遣惟忠宋演略彰德徇齊魯聶福堅略

青魏山東璽書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遣將以兵從國王孛魯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柔爲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解引泉入城疏溝渠以濶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壬辰從睿宗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寃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誓不殺也圍汴京柔軍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拒戰柔單騎陷陣出入數四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黃陵岡渡河次漚麻岡欲取衛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睢陽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祕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走汝南汝南恃柴潭爲阻會宋孟珙以兵糧來會珙決其南潭水涸金人懼啓南門求死戰柔以步卒二十餘突其陣促聶福堅先登擒二校以歸又遣張信據其內隍諸軍齊進金主自殺汝南旣破下令屠城一小校縛十人以待一人貌獨異柔問之狀元王鶚也解其縛賓禮之入朝太宗歷數其戰功班諸帥上賜金虎符并軍民萬戶乙未從皇子闡出援棗陽繼從大帥太赤攻徐邳丁酉詔屯兵曹武以逼

宋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若與大軍俱進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而食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綠山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營山下柔率衆出略地他處宋兵乘虛來襲柔還與之遇自旦至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其將校十有三人遂會諸軍取光州又進趣黃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艦沿江接戰壁於黃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伺我隙者也夜必襲吾不備乃分軍爲三以待之二鼓時宋師果至柔遮擊之俘數百人溺死者不可計攻其東門矢石雨注軍少却柔率死士十餘奮戈大呼所向仆踣執俘而還宋師懼請和乃還軍大帥察罕攻滁州柔以二百騎往時廬泗盱眙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斥候甚嚴或勸柔勿行不聽且戰且前凡二十餘戰比至滁察罕以滁久不援欲解去柔請決戰從之旣陣宋驍將出挑戰柔佯却宋將驕柔馳及之槌擊陸地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臯兩軍鬪柔得還裹瘡復戰夜遣鞏彥輝劫其營焚城東南隅柔銳卒五十七人先登援之已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

三十餘城皆屬焉庚子詔柔等八萬戶伐宋辛丑升保州爲順天府賜御衣數襲名馬二尚廐馬百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下將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渾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擾河南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之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又敗宋師于泗州還杞上帳下吏夾谷顯袒得罪亡走上變誣柔執柔以北大臣多以闔門保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辛亥憲宗即位換授金虎符仍軍民萬戶甲寅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達柔甃城壁爲橋梁屬汴堤以通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貢入奏帝悅賜衣一襲翎根甲一金符九銀符十九頒將校之有功者己未分裨將張果王仲仁從憲宗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塔察兒攻荆山柔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關柔由虎頭關與宋兵遇於沙窩柔子弘彥擊破之進與守關兵戰敗之世祖自陽羅渡江促柔會兵攻鄂百餘日不能下世祖諭之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

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鵝
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屢破之會
憲宗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
軍以俟後命城白鹿磯為久駐計中統元年世祖即
位詔班師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詔柔入衛至廬朐
河有詔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為
質二年以金寶錄獻諸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
八子弘略襲職至元三年加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
城大都四年進封蔡國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贈
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

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謚忠武子十有一人弘
略弘範最顯弘範自有傳

弘略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
從柔鎮杞徙亳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
戶徙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柔既致仕授弘畧
金虎符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戶仍總宣德河南
懷孟等路諸軍屯亳者中統三年李璫反求救於宋
將夏貴貴自蘄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
蔡符離蘄利津四縣殺守將弘畧率戰船遏之于渦
口貴退保蘄弘略發亳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

毫軍焚城宵遁追殺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李壇既誅追問當時與壇通書者獨弘略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朝廷懲壇叛逆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因解弘畧兵職宿衛京師賜只孫冠服以從宴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爲築宮城總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衛親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城成賜內帑金釵璫瑁卮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據閩廣時東海縣儲粟數萬行省檄弘畧將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運粟入淮安弘畧顧民舟有能載粟十石者與一石人爭趨之一

月而畢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以爲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酋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爲平民餘無所問頃之以疾歸毫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引弘畧或謂弘畧曰公但居毫未嘗在江南入見宜自明弘畧曰明之則言者獲譴矣吾寧稱疾家居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備宿衛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謝事何爲特命爲河南行省叅知政事元貞二年卒

贈推忠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
蔡國公謚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
散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
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爲奴
虜者輒出金贖之甲子歲大侵穀粟八萬石賑饑者
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乃
悉散其家財唯存廩粟而已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
酉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聚族

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
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
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戶
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遠
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
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從木華黎攻
北京乙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烏野兒爲北京路
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絕
庚寅以老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三子長天倪次
天安次天澤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

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木華黎見而竒之旣以萬戶統諸降卒從木華黎略地三關已南至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先倫卒時河朔諸郡結清樂社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像倫而祠之至是天倪選其壯勇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略三河薊州諸砦望風欵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皆竒謀至計大稱旨賜金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進兵真定所屬部邑無不欵附而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擊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兵於燕南清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俱以城叛連謀越海歸金

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兵來拒敗之殺守約擒忙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郡部卒有殺民豕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中山李明趙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洛州張立等望風皆下己卯徙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團樓甃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宄其旁地虛樓陷遂拔之木華黎喜賞以繡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武仙降木華黎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

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辛巳金懷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濟南水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也河衛旣破則夷門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瓦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必以今夕急命馮存社必貴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

元史列傳卷三十四
十一
柳渡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
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
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
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
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穴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
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
遂為仙所殺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
仙之辭氣終不為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
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秉直乃携其孫楫權
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

星墮馬前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
妻程氏聞亂恐汚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其三入尚幼
俱死於難惟楫權在

楫字大濟歲己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
翼經略徇地斬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
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
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
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鄉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
與之即以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辛亥朝
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

著為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
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
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
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例配之議遂寢元氏民有
愬府僚於違官者質之無實將抵之死楫力為營解
違官曰是人陷汝輩死地而反抹之何耶楫曰誅之
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愧其心況人命至重豈宜
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杖而遣之中統元年授
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連
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率先明政

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窮獨民咸德之所舉州
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言兵
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解
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軍總管輝知孟州遂
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簽廣西按察司事
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
子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略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
屯軍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
權出迎於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
還乃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中統元年降詔

獎諭賜金虎符授真定河間濱棣邢洺衛輝等州路
并木烈紜軍兼屯田州城民戶必邊鎮守諸軍總管
萬戶其所屬千戶萬戶悉聽號令至元六年召至闕
下問以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
襄陽之外郛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梧不
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
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趨荆子口大破之帝賜
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
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賜以衣幣弓矢鞍
勒既而轉糧于隨貴復引兵扼我前路權戰破之賜

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
充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戶會天澤言
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真定
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樞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歲癸酉從秉
直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戶而質天安軍
中丁丑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己卯從略地關右
生擒鄜州驍將張資祿號張鐵槍者乙酉武仙殺天
倪於真定天安率衆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
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撫治真定庚寅宋聚兵邢之

西山聲言為仙援遣其徒趙和行間城中誣倅副李
甲劉清嘗輸款為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
戮之天安揣知其詐請自鞠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
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劇盜梁蒲蘇傑等悉平之甲
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戶賜金符丙午入覲賜黃金五
十兩白狐裘一牝馬百乙卯卒樞年二十餘以勲臣
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初籍新軍天澤以長兄二
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奏樞為征行萬戶
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戍唐鄧乙卯敗宋舟
師於漢水之鴛鴦灘賜金虎符戊午憲宗伐宋入自

蜀從天澤詣行在朝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
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
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
力以報萬分之一邪帝壯其言命為前鋒立宋劔州
僑治於苦竹崖前阻絕澗深數百尺恃險而不備帝
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縋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
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顧皇
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
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
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己未從天澤擊

敗宋將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璫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璫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爲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之解去六年高麗人合通精據珍島以叛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畧使樞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君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伯顏伐宋賜錦衣一寶鞍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馬十二疋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宋平暑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險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爲民者以千萬計十四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爲東京路總管辭不赴

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
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煥昭勇大將
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輝奉訓大夫祕書
少監

史天祥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大師國王
木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
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
長身武勇者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
取霸州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

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詔賜以銀符從大軍攻燕不克
甲戌畧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
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
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
人爲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
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爲千戶復合衆攻其城
懷德先登擒其二將爲流矢所中歿于軍乃以所統
黑軍命天祥領之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
亥與大帥烏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
倫進攻北京傍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

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刺釋其縛仍曉以大義不刺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說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乾河荅魯五指山楊趙奴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大小百餘戰趙奴死荅魯敗走得戶二萬授西山總帥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玉反天祥與烏野兒分道討平之荅魯復聚衆攻龍山以藥刺烏野兒中曾隨墮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荅魯戰死進克中興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討

平之會契丹漢軍擒關肅復利州殺劉祿於銀治斬首五十級尖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即命統之丙子春覲太祖於魚兒灤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蘇復等州獲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遷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山賊祁和尚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盜衆萬人於興州之車河己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崑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城庚辰至真定木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

請曰攻之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諭之苟其不從加兵未晚木華黎許之天祥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乃降吾也而請留天祥守真定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吾將別處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遙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携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烏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勝兗三州木華黎圍東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

代攻木華黎喜付皮甲一與已鐵鎧并被之鏖戰不已木華黎使人止之曰爾力竭矣宜少休復以金鞍名馬與之辛巳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木華黎攻青龍金勝諸堡花帽軍堅守不下旣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春還軍河中木華黎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額出血目爲之昏甲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朝太宗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強之從行轉漕河上給餉諸

元史列傳卷三十四
軍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屯霸州之益津行
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
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睿宗聞而閔之授
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霸州御衣局人匠都
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宗即位
俾仍舊職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幼有
大志長身駢脅力絕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乙
未括戶縱其奴千餘口俾爲民晚雖喪明憂國愛民
之心未嘗忘也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副使槐襲霸州
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

